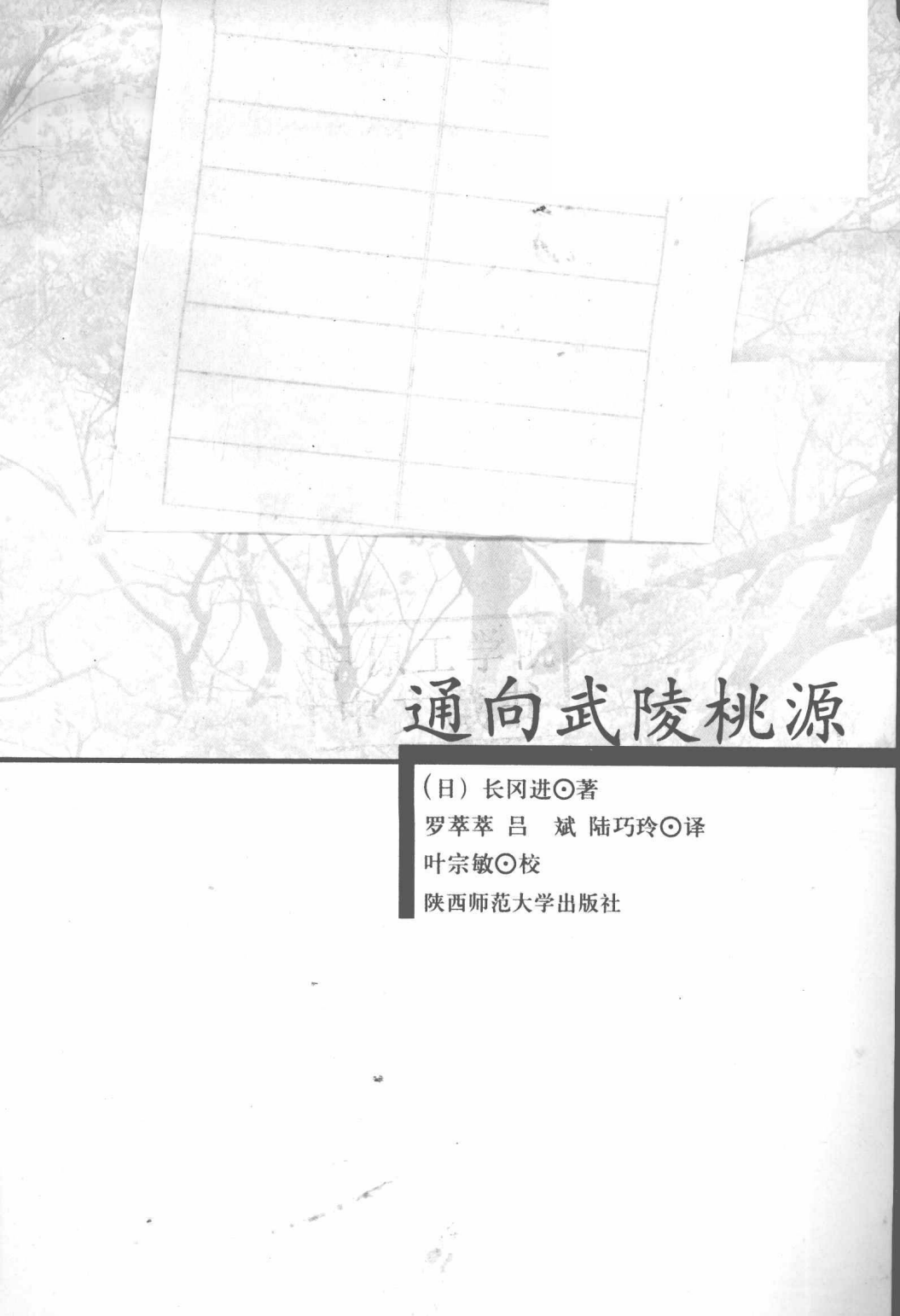




通向武陵桃源

(日)长冈进◎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通向武陵桃源

(日) 长冈进◎著

罗萃萃 吕 斌 陆巧玲◎译

叶宗敏◎校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序

五月底的一天，友人叶宗敏同志来电话告，日本友人长冈进的长篇小说《通向武陵桃源》的中文译本即将付梓，希望我为其写序。长冈进是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认识的日本友人。1974 年应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他作为日本社会党活动家访华团团员来访。在为期 3 周的访问中，他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对事物敏锐的观察、透彻的分析，以及他雄辩的口才和洒脱的风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虽多年未见，但经常从朋友那里听到有关他的情况，对他为加强中日两国工会的友好关系和增进名古屋与南京友城之间的交流所做的不懈努力，感到由衷的喜悦。应该说迄今我只是接触到长冈先生作为优秀的工会干部和社会活动家的一面，而对他文学创作方面的业绩尚未有所闻。此次当我迫不及待地读完这近 500 页的小说译稿后，深为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造诣之深、文笔之流畅、描写之细腻而惊叹不止。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善良、勤劳、正直的日本女性杉本文江，二战中她父母双亡，只好去中国东北投奔被派到那里当银行小职员未婚夫的未婚夫，不料在她抵达前二天未婚夫已应征入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被迫与国民党军官结了婚。解放后又经历了土改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其间也得到了中国百姓的诸多同情和帮助，坚强地生活了下来。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她获得了回日探亲的机会，每次都义无反顾地返回中国。即使在感悟到死神悄然而至的时候，仍将自己的心灵和身躯全部托付在青山绿水环抱的桃花源

村土地上。

杉本文江坎坷的人生和苦难的经历,有力地说明了 50 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使广大日本人民深受其害。侵略和损害他国的国家,自己也要招致灾难。“难道人们都得了健忘症?如果对过去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执迷不悟,是迟早要被亚洲各国民众所唾弃的。”这是饱经战争苦难的杉本文江在久别 37 年之后回日探亲时面对日本社会现实发出的呼唤,它代表了广大日本人民希望尽快卸下历史包袱,向亚洲人民敞开心扉的强烈心声。

今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为了共同祝贺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中日两国政府商定分别在对方国家举办“日本文化年”与“中国文化年”活动。毫无疑问,长冈进先生的小说《通向武陵桃源》译文的此时出版,不啻是为“日本文化年”奉献的一份厚礼,广大读者通过阅读此书,必能从中获得教益和启迪。

吴瑞钧

二〇〇二年六月于北京

(注:吴瑞钧先生现为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秘书长)

目 录

第一章	再见,高知	(1)
第二章	战祸	(43)
第三章	战败	(83)
第四章	奸计	(125)
第五章	流浪	(177)
第六章	湘村	(222)
第七章	洞庭湖农场	(308)
第八章	新生	(347)
第九章	光与影	(373)
第十章	通向武陵桃源的道路	(438)

第一章 再见，高知

“我真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地。从记事起我便在高知了。我的日本原名叫杉本文江。小时候大家都小文、小文地叫我。”

这是中国人赵先之回答日本人提问时的口头禅。

不知道自己生在何处？

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

不管生在何地，叫何姓名，一个人生下来便走向死亡。因此，这些东西有时反而会成为累赘……

话虽如此，在叙述她的一生时，我们仍称她为“文江”，让我们追溯着断断续续的回忆，进入序章吧。

故事要从一九二六年、日本昭和初年的四国地区的高知县说起。

一

“喂，研墨。墨、墨，研墨！”

从二楼发出很大的声响。不光是喊叫声，还伴随着跺地板的咚咚声。老毛病又犯了。尽管研墨之类的小事完全可以自己干，而且母亲也决不会强口托人，但是用人宫地大婶十分明白母亲的心情。“来了，来了！”因为母亲忙得腾不出手来，宫地大声答应着，噔、噔、噔地跑上二楼，而男子却扼腕闭目默坐在桌前。

有时好不容易研好了墨，男子却拂袖而去，竟自到户外散步

了。今天也是如此。宫地大婶用心研好墨，连手指都酸疼了，男子却恶狠狠地扔下一句“兴致全没了”，笔都没碰一下就扬长而去。可能又打算两三天不回家了。

多么任性专横、反复无常、刁蛮无理的大人啊。文江一直这么认为。

然而，这个男子正是文江的养父。

父亲名叫森田胜久。正如生长于此地的大多数人一样，森田年轻时便参与政治运动，后来他所支持的政党内部分裂，大概看不惯不共戴天的叛徒的嘴脸吧，也不知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他一下子毅然远离了政治运动。不仅如此，他还辞掉了邮政局长职务，过起了隐居生活。

拿着丰厚的退休金，妻子又做着生意。因为是四子，故不需操心家事。虽然刚年过四十，却大清早便约朋友过来下棋；尽管毫无酒量，傍晚总邀人过来对饮。兴致一来还不时和练书法的同伴去温泉观光游玩。他的日子过得真是安逸闲适，自由自在。

胜久的妻子，文江的母亲，叫阿妙。

阿妙是做绸衣缝制和销售生意的。店名叫羽衣屋，经营才算第一代，就已深得好评。缝制衣服的工人有许多，阿妙却闲不住，经常帮大家的忙，凡事总是自己打头阵。

母亲这么忙，按理说无暇照料任性的父亲的日常生活，然而她从不违抗。对于父亲的嚣张，她连回嘴都不曾有过。

为什么母亲能那么温柔地对待这样的父亲呢？文江看着母亲，总是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文江五岁时的事。

家里让她学古琴。

这既能显示家庭格调，也能满足某些家庭的小小虚荣心，但森田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阿妙原本就很喜欢古琴、三弦之类，且自

幼便开始学习，琴艺也还不错，但是现在却无暇弹奏。如果女儿文江学琴，自己至少也不会忘得一干二净吧。当然，这对于文江的将来也是大有益处的。

当事人文江却不这么想。

她对琴既谈不上讨厌，却也不特别喜欢。学什么古琴，有什么用处啊？

然而，母亲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每逢学琴之日，她一吃完饭便急忙送文江出门；中午一回到家，便迫不及待地叮嘱：“快把今天学的练习一下！”神色严峻。这样一来，工人自然把文江练琴之事当成店中生意之外的头等大事了。文江也就乖乖地坐下练习，但是刚才还弹得流畅的旋律这会儿就是弹不出来，甚至想不起来该从哪儿弹起。母亲用尺子打文江的掌心，严厉地说：“小文，我每月出三元钱让你去学琴，却弹成这种样子，你究竟想怎样？”

其实打得并不疼，但挨打本身却令她大为光火。不能就这样认输！她横下心还嘴道：

“妈妈，我并不是自己喜欢才去学的。老实说，我以后再也不想去了。”

母亲停下手中的活，凝视着文江的眼睛。盯了很长时间，才回过神来。

“说得也是啊。让你这么小的孩子学琴，可能是有点难为你了。”

母亲站起来，亲自示范。

“啊，我想起来了！”

只要母亲温柔一些，文江也是挺听话的。重新一弹，非常流畅地弹完了。于是母亲便流露出平时看不到的表情，显得特别高兴。

教琴的老师眼睛不好，大概三十六七岁。文江初次见到她时，觉得她真是个漂亮的阿姨。她肤色白皙，光彩照人。她单身一人，

所有家务都由年老的妈妈照料。

文江第一次见到老奶奶就喜欢得不得了。她非常慈祥,好像会宽恕一切。文江也和平常大不一样,奶奶长,奶奶短,小嘴甜甜的,练完琴也不立刻回家,尾巴似的跟在她身后跑。老奶奶对这个一早就赶来女儿家学琴的小姑娘也非常喜爱。她像宠自己孙女一样宠着文江,文江讲的话,她什么都听。

在夏季的一天,文江像往常一样走了一里的路程,哗啦一声推门而入时,奶奶说:“来了啊,小文。后院的牵牛花正开着呢,快去看吧!”

文江赶紧到了后院。这是一个静谧的庭院,小片的菜地和花草都被精心修整过。一瞧,沿着庭院的竹篱笆果然开满了红色、蓝色、紫色的牵牛花,让人惊喜万分。

“哇,这么大啊。哇,牵牛花开得这么美丽啊!”

奶奶对娇小的文江发出的有力的惊叹声报以微笑。

“小文,你猜猜牵牛花在一天之中什么时间开花?”

“那个嘛,它叫朝颜^①,肯定是早晨了。”

“对,是早晨。但是,要不在天全亮之前来就看不到了。”

“哦,下次练琴时我来得更早一些。”

在下次练琴那天,文江不顾官地大婶的担心,连早饭都没吃,天还没亮就飞奔出家门。平时常经过的武士住宅遗迹投射下异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阴影。有什么好怕的!飞跑过去便是镜川河了。文江终于到了河岸边老师的家。然而,大门紧锁着打不开。

怎么这样!文江大声叫喊:

“奶奶,开门。奶奶,开门!”

顿时里面有了动静,又过了一会儿,奶奶出来了。

“噢,噢,小文啊。来得这么早啊!”

① 日语中汉字“朝颜”即汉语“牵牛花”。

“不是上次说好的吗？你说的，天亮之前来不了的话，就看不到牵牛花开了。”

“噢，是的，是的。可是，小文啊，你吃过早饭了吗？”

“还没有。今天我回去再吃。”

庭院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远处的群山蒙上一层晨霭，宛如一幅图画。

啊，天就要亮了。

啪……啪……啪……

文江确实听到了牵牛花开的声音。

在文江的生命中，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此后她再也没有真切地听到这种声音。

或许是从睡梦中被叫醒的缘故吧，奶奶显得比平时清瘦得多，但侧影却十分美丽。

呀！远处传来了第一声鸡叫。

二

文江的母亲阿妙出生于香川的一个富农之家，十八岁时嫁到这个士族家庭，三年后如愿生了个男孩，此后再也没有生育。

没有生育？那么，文江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啊，其实文江并非森田家亲生的孩子。当然，文江那时还不知内情。

在文江小学入校报到时发生了一件事。

阿妙因为店里的工作很忙，不能像其他家长一样陪着文江参加入学典礼。店里的工人不光负责制衣，还帮忙其他事务，忙得不可开交。

“爸爸能不能带我去学校？”

文江很懂事。等到入学典礼的前一天吃晚饭时，文江下定决

心，对盘腿坐在门边，茫然望着庭院的父亲开了口。父亲的脸被夕阳照得通红。

“你说什么，文江？为什么？我没必要出面吧！”一副爱理不理的口气。

“那我就一个人去。”

文江一下子就死心了。

阿妙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小文，对不起。”

当晚，宫地大婶如往常一样和文江一起洗澡，她轻轻地搓着文江小小的身子，一遍一遍地鼓励着文江：

“小文可真是了不起啊。进了学校可得好好努力。不要输给任何人。小文是了不起的。小文的身上继承着民权婆婆的精神。”

“什么？什么婆婆？”

“呀，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不要大声嚷。不过，在这片土佐大地上出过一位了不起的女子啊。大家都叫她民权婆婆。小文弄不好会成那位婆婆的后继人呢。”

“我知道龙马先生，可是那个什么婆婆，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宫地大婶名字叫菊。她出生于高知市南部潮江，离海边很近，从小就耳闻目睹许多有关当地的叛乱历史事件。

阿菊继续说道：

“女人哪，可不能输给男人。女人和男人都是一样的，同属人类。小文上了学可要好好学习，像民权婆婆那样有出息。”

“知道了。你下次好好给我讲讲那个什么婆婆的事吧。”文江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想反驳。

话虽这么说，可不管是宫地大婶还是母亲，对于身为男子的父亲，不都是唯唯诺诺吗？

文江没有说出来。她没能理解宫地大妈讲的“改朝换代”的意思，但却感到那是孩子所不能达到的天地。

小学位于城堡方向,从文江家步行不到十分钟就可到达。

文江老走这条路,所以不会迷路,更不会紧张。然而,今天却不同,文江感到从未有过的不安。这条熟悉的路也变得陌生了。

很多老师在校门口迎接,说着客套话与学生家长寒暄。一位女教师看到文江腋下紧紧夹着小布包一个人走来,便上前问道:

“哟,这么小,一个人来的?”

文江的个子比同龄人要小一些。

“是的,家里大人工作忙。我是森田家的文江。请多关照。”

文江听老师讲自己个子小,有点不高兴。不过她还是抑制住不快,把出门时母亲教的话照着说了一遍。

“这样啊。个子虽小了一点,倒是很伶俐。”

典礼结束后,大家被分到各个教室。甲班是男生,乙班男女混合。文江所在的丙班全是女生,班主任也是女的,很年轻。文江觉得她像大姐姐一样亲切随和,所以积聚心中的不安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可是,第一次点名时,老师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小声地尖叫起来:

“咦,你怎么叫杉本文江?你家不是大桥边上开羽衣店的吗?你不是羽衣店森田家的女儿吗?”

“是的。俺是森田家的。”

对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文江哼哼哈哈,将平时的口头语也说出来了。文江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可是女老师还在追问:

“说真的,那儿不是森田家吗?你不应该姓杉本,应该姓森田,对吧?”

这个问题从来没人问过。

自己是羽衣店森田家的文江,这一点毫无疑问。平时,不管家里外,称呼都是羽衣店的小文,或是森田家的小文。

文江默默地低下头。这时,女老师又变成了聪明的教育工作者,马上岔开了话题。

“那么，杉本文江，你来数数。”

这是文江的强项。文江的情绪调整过来了，一口气从一数到了一百。女老师慷慨地当众表扬道：

“文江同学真行，真棒啊！”

上午文江回到家里。

文江对着忙忙碌碌手脚不停的母亲突然问道：

“妈妈，学校里的人问我为什么不叫森田，而叫杉本……”

“是吗，怎么了？”

也不知母亲有没有意识到，她的手不停地做事，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文江急了，接着又问：

“人家问我，为什么一个家庭会有两个姓？”

母亲的脸色忽然变得很难看，她看也不看文江，说道：

“小文，这么跟你说吧。这种事情小孩不该问。在学校，杉本就杉本好了。在家里，你是小文。这样就行了。不要再多问了。”

小文纳闷了。她眼睛不经意转向小院，两棵巨大的老樱树，花开了七成，春风轻拂，摇曳生姿，令人眩目。

算了，怎么称呼都行。

不管是“森田”也好，“杉本”也罢，“小文”是不会变的。以后在学校被人叫“杉本文江”时，答应“是”就得了。

“小文，下次你也上台演出吧！”

这是开学几个月后的事。一年一度的古琴演奏会就要来临。

这对文江来说是第一次。老师这一句话使文江幼小的心灵激动不已。连和奶奶打招呼都忘了，她一路小跑回到了家。

“妈妈，下次古琴演奏，我也上台。”

阿妙虽然早已知道了，但还是很夸张地表示她的惊讶。

“噢。那得做一件新衣喽！友蝉绸带刺绣的那种，文江穿着肯定漂亮。”

“怎么，给做新衣服？”

妈妈即刻把布料拿来给文江看，文江可乐坏了。至于自己是否能登上舞台，在那么多观众面前自如地弹奏，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自己将穿漂亮的和服，和十七八岁的大姐姐一起登台演出！小朋友只有我一个，文江真是开心极了。

一连几天文江都会问：

“妈妈，怎么还没给我做新衣服？”

“不要那么心急，肯定来得及。”

有一天，大阪的姨妈来了。她是阿妙的妹妹，大家都叫她阿留。

文江对于那个阿留怎么都喜欢不起来。阿留一次也没给她带过礼物。不仅如此，和妈妈讲话时，总是尽提钱的事。也不知怎么回事，她对文江总是很冷淡，好像在有意回避似的。文江觉得她小气，是贪婪的大阪姨妈。

“我对大阪姨妈怎么也喜欢不起来。絮絮叨叨地烦人。一见妈妈，总是钱啊钱的！”

这是文江评价阿留时的口头禅。

这天也是如此。文江刚听到大门口阿留的声音，就迅速躲开了。宫地大婶看到后说：

“小文，这样不大好吧？打声招呼去。大阪姨妈，可真是个不幸的人啊。”

和姨妈一起吃过饭后，母亲又悄悄地对文江说：

“小文，你今晚和大阪姨妈一起睡吧。”

“不要。为什么要我和她一起睡？我讨厌她。我一个人睡。”

文江早早地钻进了自己的被窝。

半夜，文江被讲话声吵醒了。

隔壁传来阿妙和阿留的说话声。

“姐姐。她还那么小啊，做那么好的和服给她，不浪费吗？把那块布料给我吧。那孩子衣服那么多，不必再做什么新衣服了吧？把布卖了，钱给我吧。”

是姨妈的声音。文江原以为自己在做梦呢，便坐起细听。可是，确确实实是那个姨妈在讲话。文江全身冒火。岂能置之不理。她一脚踢开被子，跳起来，用力拉开门。

“姨妈！你在说什么？真讨厌。我穿我的衣服。为什么非要卖给别人把钱给你！”

母亲没有停下缝衣服的手。

阿留只说了声：“咦，怎么这孩子……”便沉默不语了。

文江狠狠地瞪了阿留一眼，把拉门砰地合上，板着脸走回自己的睡房。回来，她却怎么也睡不着。隔壁的说话声小了，只能听到声音，但听不到说话内容。姨妈特有的大阪腔调时不时地清晰传过来。这时，文江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疑问。

杉本、杉本、杉本……

文江重复了好几次。

大阪姨妈的姓不正是“杉本”吗？

文江又一次全身发热，浑身冒汗。

几天以后，宫地大婶对文江说道：

“小文哪，你听好了。小文你自己可能不知道，你一直喊着大阪姨妈、大阪姨妈的那个阿留啊，实际上是你的亲生母亲啊。这边的妈妈是大阪妈妈的姐姐。”

“怎么会有这种荒唐的事！我不是在这儿出生的吗？而且一直在这儿，怎么会是大阪姨妈的孩子呢？”

文江怎么也不愿相信这是事实。

那是发生在一个极其闷热的傍晚的故事，巨大的柏木澡盆里升腾着团团白雾……

三

两年过去了。

有人提出想收养文江当养女。来提这事的就是开学那天在校门口招呼文江的女教师。她叫饭岛，文江二年级时她当了班主任。文江的成绩在学校出类拔萃，做任何事情都干脆利落，所以每个老师都喜欢她，而饭岛老师尤为甚之。

饭岛老师结婚已经十年了，却还没有小孩。丈夫是长子，所以特别希望有个子嗣。如果收养子女的话，女孩也行。这样一来，文江就被她挑中了。她非常慎重地观察了一段时间，还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查。然而知道了文江的境况后，也许是添了同情心的缘故，这对夫妻越发想收养文江了。他们经常把文江叫到自己家里，让她和同住一起的双亲见面认识，休息日还常常一起吃饭。

饭岛老师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性情活泼，能和学生打成一片，最受同学欢迎。文江也非常喜欢饭岛老师。在别的学校也是这样，当老师的叔叔刚开始好像难以接近，然而这种感觉不久就消失了。不仅是消失了，文江对这对夫妻简直是喜欢极了。他们和文江的父母截然不同。

文江每当看见饭岛老师夫妇一唱一和的样子，就禁不住在心里羡慕地思量：他家和我家真是有天壤之别啊！

正式提出收文江做养女这个要求时，已经快到那年年底了。

因为文江事先从阿菊那儿听说了整个事情的原委，所以对即将发生的事已经心知肚明。一听到他们来了，她顿时紧张起来。她按捺住怦怦乱跳的胸口，屏住呼吸聆听着拉门那边传来的每一点声音。这边可以清晰地听见妈妈的讲话声。

“其实啊，这孩子并不是我的亲骨肉，孩子的亲生母亲实际住在大阪，是我的妹妹。把孩子送给你们做养女，从孩子的前途着

想,我是赞成这件好事情的。可是,不管怎么说,我妹妹毕竟是她的亲妈妈啊!”

饭岛夫妇冷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叔叔先说道:

“这没关系,我们本来就了解这些情况,我们知道小文的处境。如果小文能来我们家,我的父母一定会十分高兴,一定会非常疼爱小文的。对这点,您绝对不要担心。拜托您一定说服您那位大阪的妹妹,好吗?当然,我们也一定会去大阪的……”

饭岛老师也接着说:

“是啊,是啊。我一开始就打算这样做的。小文妈,如果小文到了我家,我打算辞掉学校工作,彻底当好小文的妈妈,今后,一心一意地专门照顾小文。”

“当然,我们还会让小文上女子学校。只要她愿意,还打算让她上师范学校,这样将来就可以让她像我一样做教师了。小文将来一定可以当一个好教师的。”

饭岛夫妇你一句我一句,毫不含糊地表达着他们发自肺腑的心声。

对这一切,文江不但一点儿也不感到厌恶,反而在心里开始兴奋地想像着住进饭岛老师家里的自己。

反正我本来也是寄养在森田家的小孩,总有一天是要出去的。不过我可不想去大阪那个阿姨家。事到如今,还不如被饭岛夫妇领养的好呢。虽然和妈妈分开很难过,只要不离开高知,想妈妈的话,随时都可以来看她的……

很快又到了正月。

一天,阿留过来了。新年那天,她总是毫不例外地带那个叫绢江的小女孩一起来。文江知道那个女孩是自己的妹妹,可是却打心底里讨厌她。每当看到她,文江都故意转过脸去不理睬她。

当听姐姐提起有人要收文江当养女的事时,阿留虽然不置可否,可她言下之意还是不赞同的。